

所有社報及作者經批



# 劉以鬯的實驗

## 小說(二)

### 《劉以鬯實驗小說選》

後記

#### 小說實驗之一：故事新編

中國新文學自產生發展以來，「故事新編」可以說已成為一種小說的類型，這種形式當然不能說是創新，但在劉以鬯的實驗小說中佔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在這個大的名稱下，技巧手法永遠可翻新下去。劉以鬯說：「我相信用新的表現方法寫舊故事，是一條可以走的路子。我寫的幾個故事新編，便是在這種信念下寫成的。」

到目前為止，劉以鬯寫了五篇故事新

編《寺內》、《除夕》、《蛇》、《蜘蛛精》、《追魚》。總的來說，這幾篇作品基本上涉及的都是兩性之間的關係，《除夕》雖不很直接，但也反映了曹雪芹早年的愛情生活對他創作活動的影響，其餘幾篇分別是根據《西廂記》、《白蛇傳》、《越劇》、《追魚》幾個有名的古代愛情故事改寫的。其中的《蜘蛛精》更具體地說，似乎是《西廂記》第五十五回「色邪淫戲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壞身」的改寫，只不過書中淫戲唐三藏者是蝎子精而不是蜘蛛精，有些場景人物出現在《第七十二回》「

盤絲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第七十三回「情因舊恨生災毒 心主遭魔幸破光」中。這幾回都是對上西天取經者情慾的考驗，作者把這合而為一。這些經過改寫了的傳統故事反映了作者的透視角度在觀念形態上的一致性：即依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觀點，改寫、評價、解釋舊事中的事件和人物。  
《寺內》是作者最用心力，也是最見藝術功力的一篇故事新編。這個故事從最早的唐傳奇《鶯鶯傳》改編為戲曲形式以來，一直沿用着《西廂記》這個名字，如

《金》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元》王實甫的《西廂記》、《明》李日華和陸采的兩種《南西廂記》等。劉以鬯以小說的形式改寫後，不採用《西廂記》這個家喻戶曉的名字而改為《寺內》，是故作立異之舉？還是別有他意？這不能不首先引起我的注意。

《西廂記》與《寺內》都有指涉故事發生地點的意義，但《寺內》更帶有一幽閉「寂寞」「隱藏」的意味，如果聯繫弗洛伊德以夢中的房屋象徵女性的說法，《寺內》這個名字似乎隱約帶有女性內心的喻意，而《西廂記》雖也是一種房屋的指稱，但就作為一種象徵的意義而言略嫌具體，很難讓人產生深層的感覺，而且《西廂記》是故事主人公的宿處。從這裏入手我們是否能挖掘出作者對這個故事的新編呢？

《西廂記》的故事本身就帶有很強的性愛色彩，在這個故事的流傳過程中並十分迴避張君瑞的性心理活動，而對崔鶯鶯則強調她的被劫、惻隱之心和感恩報恩的一面？《寺內》的作者似乎有意反之，至少把男女兩性在性意識領域內置於同一的狀態。《寺內》從一開始就以「擔鈴遭東風調戲而玲玲：抑或擔鈴調戲微風於玲玲中？」暗示了這一意向，並以「警與木魚」

香火與燈油。

崔鶯鶯與張君瑞。

攻與被攻。

的排列句法暗示了崔鶯鶯的主動狀態。在《西廂記》中，崔鶯鶯燒香祝告與張君瑞吟詩唱和本是偶然事件，但《寺內》通過老槐樹與古梅的對話，對這情節重新做了闡釋，認為崔鶯鶯知道張君瑞躲在太湖石邊，她的第三願是故意引誘那男子的，而張君瑞在《西廂記》中的一些有意之舉，在《寺內》中却做了省略處理。比如，《西廂記》中有張君瑞「開道場」一段戲，張君瑞為了再見崔鶯鶯，央和尙帶他分齋，追荐父母，而《寺內》對此不做任何交待，却對鶯鶯見張生後的心理大加渲染，以同樣句式「那牆並不高，他為什麼不跳過來？」重復排列三遍之多，造成纏繞於心，揮之不去的效果，而且即使同樣描寫兩人做的相似的夢，也先把鶯鶯的夢置於前面。在《西廂記》中，張生因相思之苦而病倒，《寺內》却先讓鶯鶯患了相思病。孫飛虎來搶親，張生為獲鶯鶯挺身而出破賊計，《寺內》也不甘示弱，在此又增添大段崔鶯鶯的自憐和性心理的描寫：「崔鶯鶯用手撫摸自己的胴體，愛上了自己。她是因為愛自己才向張生挑戰的。」

「他是一個讀書人，她想。讀書人在床上的瘋狂必使孔子流汗。」

孫飛虎是一個粗人，她想。粗人的動作可以想像得到。」

「所以，她想，為了滿足好奇，應該祈禱白馬將軍早日來臨。」

可見，崔鶯鶯不僅主動向張生挑戰，而且完全從性的角度選擇張生。老夫人的約會，張生病倒，崔張二人的戀情得到進一步發展，崔鶯鶯暗語傳簡約張生翻牆來相會。對這一段情節，《西廂記》為鶯鶯此舉做了充分的鋪墊，不僅渲染張生相思之苦，而且是張生通過紅娘傳與崔鶯鶯「道會親的符錄在先，被動的復約是在後，於是崔鶯鶯就成了被動的復約是「無投梭之拒」《寺內》則省略了張生的這一段，而把崔鶯鶯的相約之舉解釋成「失望於獵者的胆怯」。在崔鶯鶯「雙卦」這場戲，《寺內》增加了二人大段的心理活動描寫，張生在心中對鶯鶯的指責，事實上是对她心理的真實剖析，甚至是揭露，此如他說崔鶯鶯「假正經」，「有勇氣挑逗，無勇氣接受」，而對崔鶯鶯則進一步突出她的性渴望，比如，她看見「月光下張生的臉孔顯得更加白嫩」，便想到身體一定也很白嫩，甚至想到這會不會是因為他自己體弱自己，後悔自己如果不那麼害怕，就獲得所有的快樂。《寺內》在第八卷描寫崔鶯鶯赴約的難為情時，更通過小紅娘的嘴進一步揭示，崔鶯鶯現在已不能不去赴約，這不僅是因為要救張生的命，更是因她「布設了捕捉自己的陷阱」。最後，張生被迫與崔鶯鶯分別，進京赴考，《西廂記》着墨刻化了張生思念崔鶯鶯之情，衍生出「草橋店夢鶯鶯」的大段戲文，而《寺內》對此則完全省略，反而描寫了崔鶯鶯與張生別後苦思至變態的心理。

這一精神事件中刺離出它的實質：性本能，在所謂愛的情緒中看到它的一般性基礎：性吸引。這樣，作者感興趣的就不是故事材料本身，而是故事材料向他暗示的通向人的潛意識領域的可能性。因而，劉以鬯不以情節作為結構作品的軸線，文中基本上不為故事從一種事態到另一種事態的轉變做交待和鋪墊，而是把情節作為讀書人已知背景，在那些具有標誌性的情節事件的基礎上發揮作者想像和虛構能力，展示潛藏於人物內心最原始的衝動和情緒活動。可以說，作者省略了人物的外部行動過程，而充實以人物的內在活動，尤其是潛意識的活動。

《寺內》不僅以性的觀點重新解釋崔鶯鶯與張生的愛情，用「餓貓的眼睛」、「野貓的夢」形容類比他們愛情的本質，而且似乎還隱含着更抽象的喻意，即對人的本質以及人與人關係的認識。在《寺內》中，凡是男性見到崔鶯鶯都頓生欲念，凡是女性又都對張生想入非非。紅娘讀了張君瑞的情詩，便「渴望有一根粗暴的手」；老夫人甚至夢見與張君瑞同床共寢；紅娘揭發老夫人的「負盟」是因飢餓而吃下自己的語言；在為張生錢行的宴席上，老夫人不禁以「眼睛睜開張生」，並想「這個讀書人一定有個滑膩的身體」。

「我的女兒有福了！甚至相戀的雙方也不再那麼純情，張生見到崔鶯鶯便忘記了上小寡婦的眼淚與喜悅，崔鶯鶯選擇張生是好奇書生在床上的瘋狂。總之，不管聖俗的，高貴的低賤的，男的女的，老幼的都擺脫不了性意識，受着它的支配和控制。」

而且，《寺內》不但表現出企圖以弗洛伊德的性愛理論解釋愛情，人的本質的意向，而且表現出企圖把弗洛伊德的釋夢理論轉移到文學領域來的嘗試。弗洛伊德以為「夢利用象徵來表現其偽裝的隱匿思想。因此很偶然的，有許多象徵，習慣性的（或幾乎是習慣性的）用來表達同樣的事情。」建立在這樣的認識之上，在一定的限制和保留下，他列舉了一系列象徵性的物體與動作，並以為「這種象徵並非是夢所特有，而是潛意識意念的特徵，尤其是關乎人的」。劉以鬯在《寺內》中要挖掘的是潛藏於愛情之下的性意識，弗洛伊德對「性」的象徵物和潛意識語言的揭示就成為他現成的材料，或總是表現崔鶯鶯與張生的性情感的暗示和象徵。一方面他直接描寫代表「性」的象徵的夢，這在《寺內》中出現的頻率是很高的，是劉以鬯的《寺內》所增添的主要內容之一。比如，崔鶯鶯與張生相遇後即做夢夢見

# 劉以鬯的實驗

## 小說(二)

### 《劉以鬯實驗小說選》

李今 後記



總之，《寺內》不僅在張生與崔鶯鶯愛情故事中強化了性的決定性因素，而且是女性的性心理，探尋了一向為文化習慣所隱瞞起來的女性的性慾心理的秘密，大胆地改變了女性在兩性關係上所扮演的「獻給男人」的傳統角色，而張君瑞在這個愛情故事中似乎只不過是起着「誘出禁錮的秘密」的作用。這大概也可以說是作者在舊瓶裝新酒的作用。可見，劉以鬯把《西廂記》改為《寺內》確實是很切題的。

儘管《西廂記》的故事在漫長的流傳過程中始終未能減滅它的性愛色彩，但無疑在一定程度上被文明化了，以性愛的文明形式「情」壓倒了這個故事的「性」的本質。弗洛伊德的精神觀念大家都已熟知，他認為人的真正的精神實質是潛意識，而潛意識的主要內容就是原始本能性慾衝動，潛意識支配着人的意識活動。正是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劉以鬯與歷代文人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把人的本能和行動文明化，而是拋掉人的社會和精神色彩，把人從文明的外貌下剝離出來，也就是說，劉以鬯面對着的是被歷代文人文明化的《西廂記》的文本，他的目的是要從這個愛情故事

未完待續

版權為作者及社所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